

两笔勾出一个荷花的花骨朵，收笔之处随意一撇，顺势而下，就成了荷梗。花苞之上，圈圈点点，不到十根线条，一只蜻蜓现于纸上……寥寥十五笔，一幅“小荷才露尖尖角，早有蜻蜓立上头”的诗意画就完成了，有趣之处不仅在简洁的笔墨，还有落款：“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午煮面条等水开作此。”也就是说，这十几笔线条是在短短几分钟里画成的。形虽简，趣却足，等水开，玩墨戏，真是率意随性得可以。这幅画的作者，就是汪曾祺。也许，也只有这样有趣、率性、天真的老头，才能画出这样的作品。而这样的题记，从来没在书画中见过，坦白得真是可爱——想象那个等水烧开又技痒难熬的老头儿，让人会心一笑！

或许，对于汪曾祺的书画，并不能用专业程度、笔墨功底、造型能力等评判标准去要求，他的画，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，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。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，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。这一点，颇为类似历史上苏东坡的“枯木竹石”，米芾的“珊瑚笔架”，在游戏笔墨之间，无法用形似来要求，所谓“画外功夫，草草不工”，却自有一番人间烟火的趣味与格调，不可无一，不可有二，既不可学，更学不了。

汪曾祺博学多识，情趣广泛，爱好书画，乐谈医道，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。他的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，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，但他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，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。他的作品让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、闲适、恬淡的心理定

他的画，大都取材于日常小物，从花鸟鱼虫到蔬果草木。画中物散发着袅袅烟火气，同时也蕴藉着朴素的生活美学。



右图：展览海报。

势，追求心灵的愉悦、净化和升华，这也自然而然地体现了在他的书画作品之中。中国文化自古就有“书因人贵”一说，从这点来看，汪曾祺是一个地道的“传统文人”，他的一生悠游于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绘画、书法、戏曲、美食等多个领域，因其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，而使得他的游戏笔墨，成了一种品味与趣味的象征。虽然他的一些画作笔墨线条尚有待锤炼处，但却是真正的逸笔草草，满纸文气，与他的文章，以及他所喜爱的倪瓒、青藤、白阳、石涛、金冬心、李复堂、齐白石，都是声气相通的。聪明如汪曾祺本人，面对种种溢美之词，总是笑着说道：“我的画，遣兴而已，只能自己玩玩，送人是不够格的。

最近请人刻一闲章：‘只可自怡悦’，用以押角，是实在话。”

“山中何所有？岭上多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”是南朝隐士陶弘景《诏问山中何所有》名句，汪曾祺特别喜欢这首诗。他自幼喜欢书画，在写作之余，喜欢挥毫弄翰。他对自己的书画尝作诗自况：“我有一好处，平生不整人。写作颇勤快，人间送小温。或时有佳兴，伸纸画芳春。草花随目见，鱼鸟略似真。唯求俗可耐，宁计故为新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君若亦欢喜，携归尽一樽。”他常在作品上钤一方闲章“岭上多白云”，他说：“我的画，不过是一片白云而已。”观其作品，笔墨极简、趣味涵泳、清新优雅，真挚如聆老友话语，亲切动人。

一般来说，都把汪曾祺书画作品视作典型的文人画，即所谓“文中有画，画中有文”。从他的书画可以走进他的文学世界，每一幅都值得玩味，正如评论所言：“他的书画与他的文学作品都表达了他这个人的思想和品味，是可以互为补充的。”

今年是汪曾祺诞辰100周年，为纪念这位优秀的中国作家，“抒情的人道主义者”，浙江美术馆近日举办“岭上多白云——纪念汪曾祺诞辰百年书画展”，展览借汪曾祺散文集名称，分为“人间草木”“人间至味”“人间有戏”三个单元，